

全宋詞

唐圭璋編

全宋詞

一

中華書局

全 宋 詞

(精裝全五冊)

唐圭璋 編

*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第二新華印刷廠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 · 131 印張 · 25 插頁 · 2,609 千字

1965 年 6 月第 1 版 1980 年 12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印數：3,801—21,300 冊

統一書號：10018·366 定價：18.00 元

重印說明

初版《全宋詞》，一九四〇年出版於長沙。一九六五年，經編者唐圭璋先生重新增補改編，由我局出版，很受讀者歡迎。

十幾年來，唐先生仍不斷蒐集材料，對本書進行增補和修訂。但由於這次係用舊型重印，不便作大量挖改，我們謹請唐先生編了《訂補續記》附於書後，以反映這些新的成果，其它便照印了。

中華書局編輯部

一九七九年二月

前言

在整理古代文獻的工作中，有計劃地對前人編纂的總集進行整理、改編，或者根據需要和可能編纂新的總集，是一項重要的任務。近幾年來，中華書局陸續出版了《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全唐詩》等書，就是爲完成這個任務所作的初步努力。這些書，都有程度不等的缺點，有的還是比較嚴重的缺點，然而就相對的「全」這一意義上來說，仍然不失爲有用的資料書。爲此，書局又約請唐圭璋先生對他在一九四〇年出版過的《全宋詞》進行改編增補，並作了斷句和校勘，準備重新出版。唐先生欣然同意，經歷了兩年的時間，在一九五九年六月完成了這一工作。依照唐先生的建議，書局古典文學組又指定專人對全稿進行訂補覆覈，作了必要的增修。這項工作在一九六〇年七月開始，一九六二年底完成。最後，又由唐先生通讀定稿。這樣反覆加工，使本書的質量在原有的基礎上更有提高。

由於職務上的原因，我比讀者早一點讀到了這部書。關於編訂工作的情況和全書的體例，在下面的《編訂說明》和《凡例》中已有很具體的說明。這裏，只想簡單地說一說我個人對宋詞本身的一些粗淺的看法。

趙宋王朝統治的三百年間，詞是一種很流行的文學形式。北宋前期，儘管有的作者已經十分着力於

詞的創作，然而多以此爲小道，僅限於用來表現他們的個人生活。當時的知名詞人，無論是承襲五代餘風的二晏、歐陽修，或是已經有意創新的柳永，他們的詞作，都不過精心地抒寫個人的得意或失意。作品的題材，也大抵在相思、歡會、飲宴、傷春的圈子裏打轉。後期的周邦彥，曾經被人譽爲詞中的杜甫，但僅僅在音律和章法上有過一定貢獻，就作品所反映的生活來說，並沒有給宋詞添加什麼新內容。這些被前人稱爲婉約派的作品，大多只是表現統治階級的生活情趣，爲北宋王朝的虛假繁榮裝點門面，粉飾昇平。剪紅刻翠難於掩蓋靈魂深處的頹廢，閒愁幽恨也不過表白了感情的無聊。自然，我們無意於對他們作全盤的否定。這一派詞人，也有一些對統治者微弱的反抗、歌詠自然景物、抒發個人懷抱而在藝術技巧上又是相當出色的作品，比起那些輕浮側豔的篇什，就要高明得多了。

在一片低吟淺唱聲中出現了蘇軾。他以揮灑自如的筆力，衝破了傳統和格律的束縛，在作品裏容納了比較廣闊的生活面，拓寬了詞的表現領域，流露了他不能忘情於現實的一面，雖則他的作品中同時又摻和了頗爲嚴重的消極虛無和苟安逃避的思想，但其改變詞風之功，自不可抹煞。南宋初期，面臨着尖銳的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以陸游、張孝祥、辛棄疾、陳亮等爲代表的作家，寫出了許多憂時憂國的作品，激勵人們昂揚奮發，收復失土，痛斥主和賣國的投降派。蘇軾的豪放詞風，被移植到愛國主義的土壤裏，開放出更加燦爛的花朵。辛棄疾的詞作，標誌了宋詞發展新的高峰。他的某些優秀篇章，不僅思想高度超過蘇軾，在表現手法上，也得到了進一步的豐富。

到了南宋後期，矛盾不斷深化和表面化。從劉克莊一直到劉辰翁等一些愛國詞人，沿着辛棄疾的道

路前進，在作品中表現了對國家命運的深沉憂慮，儘管他們的思想深度和藝術才能有高下的不同，也多少都有可以批評的地方，但他們的創作方向無疑地代表了時代的主流。而另外一些詞人，却依然醉生夢死，流連在「燕燕輕盈、鶯鶯嬌軟」的光景裏。腐朽的幫閒生活和沒落的精神世界把他們的創作帶進一條死胡同。他們崇尚「雅正」，講求格律，刻意雕琢，有時把作品弄得語意隱晦，境界朦朧，使讀者很難理解真正的意旨。等而下之的，就無異於文字的遊戲了。這派作家，姜夔創之於前，吳文英、張炎等繼之於後。雖則創導者的作品還有一些特色，然而他的後繼者，主要學習他的消極一面，又加以畸形發展，在當代和後世的創作中產生了惡劣的影響。

從思想內容的角度說，宋詞的成就不如唐詩，也不如宋詩。其致命的弱點，就在於反映的社會生活過於狹窄。但是宋詞中一部分比較優秀的作品，還是具有比較積極和健康的內容，並且在情感的表達、形象的刻劃、氣氛的渲染、結構的安排等方面都有它的特點，作為藝術借鑑，也自有足資研究之處。

在這部《全宋詞》所收錄的近兩萬首作品中，還有相當大的一部分，一望而即可決其為糟粕，像色彩的描寫、賀喜祝壽的應酬、對哲理禪機質木無文的闡釋、沖舉飛昇的幻想和欺騙等等。就所收錄的一千三百餘家詞人來說，也有不少人在當時就是時代的渣滓，像有的在封建統治者眼裏就是「姦臣」而被列入《宋史·姦臣傳》，有的是這些「姦臣」的幫閒，還有的投降元朝做了小官等等，不盡縷舉。由於《全宋詞》是一部求「全」的資料書，其讀者對象又是研究工作，收錄這些作品和作家是有必要的。這樣做，可以有助於我們對宋詞的全面了解，更準確地估量其精華和糟粕的比重。

經過多年的辛勤勞動，新版《全宋詞》較之舊版，面目有了很大的不同。對於從事研究和教學工作的同志，可以預計，這部書會起它應有的作用。但是這部書也還有一些不足的地方，比如在資料的處理上，似乎主要注意了搜輯的完備和考訂的縝密，而多少忽略了應有的選擇和批判。這個缺陷比較明顯地表現在作者小傳裏：介紹詞人的生平有時過於客觀，對若干事實缺乏必要的褒貶，例如鄭獬、蔡京、吳文英、王沂孫等人的小傳；個別地方還襲用了前人記載中封建和迷信的詞句，例如林逋、甄龍友、辛棄疾、陳楠等人的小傳。認識是逐步提高的，在總集這樣的資料書中如何正確地貫徹分析批判的精神，我們都還缺乏經驗，正有待於進一步的探索。這個問題之成爲問題，對我本人來說，也是在文化遺產的批判繼承深入討論以後才更加明確的。惜乎其時書已成型，這些初步體會已不及提出來和唐先生商討了。本着高標準的要求，這樣的提法也許算不得索瘢求垢，想來唐先生是會予以首肯的。

作爲全書的第一個讀者，在新版《全宋詞》即將出版的時候，我寫了上面這些不成熟的意見，謹供讀者參考，並以就正於唐先生。

徐調宇 一九六五年一月

編訂說明

舊版《全宋詞》在一九三二年着手編纂，至一九三七年初稿竣事，商務印書館曾予排印，一九四〇年抗戰時期在長沙出版。這部書的印數無多，流傳不廣，而且存在着很多缺點。最嚴重的，就是由於條件和時代的限制，在材料上有許多書不知道或者無法見到，在體例上則參照了《全唐詩》的做法，首以「帝王」「宗室」，而殿以「釋道」「女流」。一九四〇年到現在，已經二十多年了。對於研究工作者說來，《全宋詞》仍然爲他們所需要。如果用舊版重印，顯然是不相宜的。在南京師範學院黨委的關懷和鼓勵下，得以對舊版《全宋詞》進行重編；其後，又由中華書局文學組對全稿作了訂補加工，並使之和讀者見面。重編訂補後，不論在材料上或體例上，較舊版都有一定的提高：以某些較好的底本代替了從前的底本；增補詞人二百四十餘家，詞作一千四百餘首（不計殘篇）；刪去可以考得的唐五代、金元明詞人和作品；重新考訂詞人行實和改寫小傳；調整原來的編排方式；增加了若干附錄。現在謹就編訂情況說明如下：

宋人詞集的編纂，從宋代本朝就開始了。在北宋，詞雖然已經形成了一種獨立的文體，但似乎還沒有被普遍承認爲「正統」文學，所以北宋人的詞一般不收入文集。如歐陽修的《平山集》、晏殊的《珠玉集》、蘇軾的《東坡詞》、賀鑄的《東山詞》，都是集外單行的。到了南宋，這種情況有所改變，詞作

一般收入文集。如張孝祥《于湖居士文集》有詞四卷，陸游《渭南文集》有詞二卷，劉克莊《後村先生大全集》有詞五卷，等等。南宋人編刻北宋人的文集，也往往採用同樣的辦法，乾道刻《類編黃先生大全文集》有樂章一卷，慶元時編刻歐陽修全集有詞三卷，都是明顯的例子。另外還有一種情況，即已收入文集的詞，又另有單刊本，而且內容也不盡相同。如歐陽修另有《醉翁琴趣外篇》六卷，張孝祥另有《于湖先生長短句》五卷《拾遺》一卷。這是宋人編刻詞別集的情況。當時流行的詞別集很多，據《直齋書錄解題》卷二十一所載，陳振孫見到的，包括所謂《百家詞》在內，就有一百零三種，另有注本三種。年經代遠，這些詞集很大部分已經亡佚，就是幸而流傳到今天，其名稱與卷數也常有出入，未必是陳振孫所見之舊了。

除單行的詞集以外，還有彙刻的詞集。宋有長沙書坊的《百家詞》（今佚）、閩刻《琴趣外編》（今存五種）、《典雅詞》（今存十九種）、《六十家詞》（今佚）。明吳訥有《唐宋名賢百家詞》，當時未刻，今存傳抄本和商務印書館排印本，內宋詞亡佚十家，尚存七十家。明末毛晉汲古閣刊《宋名家詞》六集六十一家，為宋以後大規模刊刻詞集之始，其書流傳最廣。清中葉以前，有侯文燦《十名家詞集》，中葉有秦恩復《詞學叢書》。至於間有刊入叢書如《知不足齋叢書》、《別下齋叢書》內的，則為數不多，影響不大。晚清以來，詞學在士大夫中一度得到提倡，彙刻詞集因之而蔚為風氣。王鵬運的《四印齋所刻詞》、《宋元三十一家詞》、《宋元名家詞》、吳重熹的《山左人詞》；最後有朱孝臧的《彊村叢書》，吳昌綬、陶湘的《景刊宋金元明本詞》，陶湘的《景汲古閣鈔本

金詞七種》。這些彙刻詞籍，大多依傍前人，像《宋名家詞》幾全據單本詞集，《彊村叢書》則有半數從文集中裁篇別出；只有少數詞集如《四印齋所刻詞》本李清照《漱玉詞》、《彊村叢書》本趙崇嶠《白雲小稿》等，才是從各種載籍中收集遺佚而加以新編的。儘管如此，它們仍然有其資料價值：有的保存了底本今天已經亡佚的若干詞集，如《宋名家詞》；有的影刊了今天已不易見到的舊本，如《景刊宋金元明本詞》；有的則編者本人就對詞學比較有研究，如《四印齋所刻詞》、《彊村叢書》，校讎增補，功不可沒。

編纂《全宋詞》，以上兩類詞集是我們最主要的依據。

宋人選詞選，從宋詞別集在當時流行的情況來估計，爲數一定是不不少的。今天我們能看到的，有《梅苑》、《樂府雅詞》、《草堂詩餘》、《唐宋以來絕妙詞選》、《中興以來絕妙詞選》、《陽春白雪》、《絕妙好詞》、《樂府補題》八種。可以考知名稱而已經不傳的，還有五六種。其中《羣公詩餘》一種，曾由清初的錢曾、季振宜收藏過，後來就不知下落了。元人的選本，現在所知道的只鳳林書院輯《草堂詩餘》一種。這些宋元人的選本，往往有不見於專集的詞作，特別是小家的作品，率多賴是以傳。至於明清人的詞選，像《詞林萬選》、《彙選歷代名賢詞府全集》、《花草粹編》、《續草堂詩餘》、《詞綜》、《歷代詩餘》、《詞綜補遺》等等，有的出自學人，有的成於坊肆，精粗不一。然而除了《花草粹編》等個別選本以外，就他們所見的材料而言，已經很難爲宋人編訂的別集、選集增補過多的作品了。這些選本，也是我們編纂工作中的重要依據之一。

綜合地利用上述資料編纂《全宋詞》，我們遇到過不少困難。有的書由於刊刻不精，有的書限於編輯者的水平，經常有許多意想不到的錯誤；即使是編輯得比較認真的書，如果和其他材料綜合比照來看，也時會顯出它們零亂和蕪雜的缺點。因而，選擇底本和考訂作品的真偽是我們利用這些詞籍時付出勞動最多的工作。

在底本的比勘選擇上，尊重舊本而不迷信舊本，擇善而從。例如北京圖書館藏陸貽典、毛扆手校的《宋名家詞》，陸、毛二人所據校的本子都是舊本，今天已經看不到了。而從校勘記的實際情況來考察，他們所據校的本子確乎勝過現存的本子，因此這一部分的底本我們基本上選擇了陸、毛的校本。然而他們所據的舊本也決不是完美無缺的，如盧祖皋的《蒲江詞》，汲古閣本只二十餘首，陸、毛的校本也沒有增補，但《彊村叢書》本所據的是明抄本《蒲江詞稿》，縱然其中雜有個別偽詞，但在數量上比汲古閣本多出七十餘首。對這種情況，我們當然選用了《彊村叢書》本。又例如黃庭堅的詞集，現有宋本《山谷琴趣外編》，但《彊村叢書本》的《山谷琴趣外編》是經朱孝臧校過的，我們把兩本比勘以後，也選用了《彊村叢書》本。

關於作品的考訂，情況要更複雜一點。宋詞作品互見於兩個或兩個以上作家的集中，為數甚多。汲古閣刻《宋名家詞》本《珠玉詞》、《六一詞》、《壽域詞》、《惜香樂府》，就頗多這一類的例子。詞選中如《類編草堂詩餘》誤題作者姓名的約有八十餘首，《詞林萬選》約有二十餘首，《續草堂詩餘》約有三十餘首。後人失考，陳陳相因，也有誤補於各家詞集的。辨偽存真，宋朝的羅泌已經做了一些，他

校勘歐陽修《近體樂府》，在校記中作了說明而不下結論。毛晉刻詞，也間有考證，然而缺乏冷靜和嚴肅的態度，隨意判斷，誤刪誤補，不免流於武斷。我們在編纂的過程中，力求改正前人的錯誤，澄清前人的混淆。如歐陽修《生查子》「去年元夜時」一首，楊慎以爲是朱淑真的作品，毛晉承謬踵誤，以之補入《斷腸詞》，不久以前還有人發表文章力辨楊慎之說不誤。其實此詞既見於宋元本的歐集，宋人又別無異說，隨便推翻這個結論是很不妥當的。又如《蒲江詞稿》中末一首《洞仙歌》，已見於曾慥《樂府雅詞》。曾慥的時代比盧祖皋早得多，這首詞決不是盧祖皋所作。《彊村叢書》本朱翌《澗山詩餘》，僅存詞五首，而其中有一首是王庭珪所作，有一首是張元幹所作。凡此種種，我們都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作了比較認真的考察。

宋詞的輯佚工作真正受到研究者的注意，已經是清末的事了。前面提到的《漱玉詞》和《白雲小稿》，就是王鵬運和吳昌綬的成績。之後，劉毓盤的《唐五代宋遼金元名家詞集六十種輯》開始了大規模的輯佚，內收宋詞四十四種六十四家，可惜出處不明，真僞不辨，校勘不精，頗爲學者詬病。到趙萬里的《校輯宋金元人詞》，利用的材料更爲廣泛，收宋詞五十五家，內五十一家爲哀輯遺佚而成。此外也還有人做過這方面的工作。儘管各家的工作還都有不足之處，然而沒有這些成果，《全宋詞》的編輯工作就會困難得多。

我們在這些輯佚工作的基礎上作了進一步的發掘。除了在各種詞選中搜集資料以外，某些類書如《全芳備祖》、《新編通用啟劄截江網》、《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大全》等等，都是輯佚的淵藪。僅僅這

三種書，就輯得一千餘首。而其他載籍如《宋會要輯稿》、《樂邦文類》、《壽親養老新書》、鄭元佐《新注朱淑真斷腸詩集》、《永樂大典》以及各種詩文總集別集、筆記小說、書畫題跋、金石錄、花木譜、方志等等，散見的資料還不知凡幾。文獻資料浩如烟海，鈎沈表微，需要付出大量勞動。我們儘可能的尋檢了所知道的和所能見到的資料，補苴前人的缺漏，儘管所得不多，有的還是零簡殘篇，但在使研究工作者比較全面地看到現存宋詞整個面貌這一意義上，還不無差堪自慰之處。

關於校訂、編排、寫作詞人小傳等等具體工作，在《凡例》中作具體說明，此處不贅。

這次重編訂補，雖然我們已經付出了極大的努力，傳世宋詞，決不能謂爲已盡於此。我們的見聞有限，看到的書不够多，沒有收入的詞必定還有不少；即使是已經用過的書，也難保沒有遺漏。自付排至校畢過程中，又有某些訂補（詳《訂補附記》中），就可以說明這個問題。在考訂編排工作上，還有三百人左右迄今不知行實；就是寫出小傳的，有的過嫌簡略，有的還可能有錯誤。又，宋代同姓名的人很多，稍一忽略，就容易張冠李戴，現在的《全宋詞》裏很可能也有這類錯誤。我們懇切地要求讀者指出遺漏和錯誤，以便在再版時重加修訂。

凡例

一 是編旨在彙輯有宋一代詞作，供研究工作參考之資，故網羅散失，雖斷句零章，亦加摭拾。全書錄入詞人一千三百三十餘家，詞作一萬九千九百餘首，殘篇五百三十餘首。

一 是編嚴詩詞之辨，凡五七言絕及古詩均不闕入。如《花草粹編》所收寇準《江南春》、梅堯臣《莫打鴨》、蘇庠《清江曲》、李公麟《四時樂》、《古今詞統》所收劉才邵《夜度娘》，實皆詩體，茲並歸附錄。凡已有詞者，附錄於詞作之末；未有詞者，存目於全編之末。

一 斷代之文學總集，作者處易代之際者，屬上屬下，論定爲難。但必有尺度以一之。是編斷限，上繼《全唐詩》中之五代詞，下及一二七六年南宋之亡。凡唐五代詞人入宋者，俱以爲唐五代人。凡宋亡時年滿二十者，俱以爲宋人；僅入元仕爲高官如趙孟頫等者除外。無確切年代可考，如《樂府補題》中作者，元鳳林書院輯本《草堂詩餘》中多數作者，亦姑仍舊說以爲宋人。

一 是編以作者爲經，以時代先後爲序。凡生年可考者，以生年爲序；生年不可考而卒年可考者，以卒年爲參；生卒年不可考而知其登第年者，以登第年爲序；三者俱無可考而知其交往酬和者，以所交往酬和者之時代爲參。一無可考者，參其作品所出之書成書時代，如孫巖詞見於《苕溪漁隱叢話》，以之次於胡仔之前；見於宋末元初各書者，則概次於有時代可考者之後，仍以作品所出之書成書時

代爲序。無名氏詞俱次於編末，亦以作品所出之書成書時代爲序。

詞人時代，昔人考訂類多錯誤。如朱彝尊輯《詞綜》，柯崇樸爲之考訂詞人，以晏幾道列於張先、柳永之前，王安禮列於王安國之前，滕宗諒與范仲淹同時，沈子山與張先同時而相差四、五卷，林少瞻列於北宋，陳從古列於宋末。又如所謂康熙御選《歷代詩餘》，以陸游列於劉克莊、岳珂之後，石孝友、李肩吾、林正大等列於南宋最末；尤可哂者，以北宋趙君舉、楊彥齡列於南宋之末，以張履信列於其子張輯之後，草率成書，失考殊甚。今就所知者重爲排列。

詞人姓氏，昔人或僅題字號，或誤加分合，或以此作彼，或不辨魯魚。如沈子山名邁，田不伐名爲潘元質名汾，林少瞻名仰，《詞綜》、《歷代詩餘》均不知其名；陶梁《詞綜補遺》十五，一卷之中，題陳韓爲陳抑齋，王炎爲王公明，薛燧爲薛子新，雷應春爲雷北湖。厲鶚《絕妙好詞箋》合《夷堅志》與《鶴林玉露》中時代不同之二李南金爲一人，朱彝尊合華亭與錢塘之二姚述堯爲一人，《詞綜補遺》又合金華與天台之二王淮爲一人；《歷代詩餘》以孔方平、魯逸仲爲二人，又以杜安世、杜郎中爲二人。《詞綜補遺》以虞剛簡、虞舜父子爲虞祺、虞允文父子，周慶雲《歷代兩浙詞人小傳》以宋自遜爲壺叟之託名。《詞綜》以陳恕可爲練恕可，王埜爲王彥，《歷代詩餘》以劉均國爲劉鈞國、施岳爲施嶽。今亦就所知，重爲釐正。

詞人行實，昔人亦多誤闕。其訛誤者，如梁廷燦《歷代名人生卒年表》誤考米友仁、張元幹、留元剛等人生卒年；厲鶚《宋詩紀事》、《絕妙好詞箋》誤考李劉、洪咨夔登第年；王安禮、王安國兄弟，

《詞綜》、《歷代詩餘》均以弟作兄；南宋人周煇、元人周玉晨與周邦彥毫不相及，《四庫全書總目》以煇爲邦彥之子，沈雄《古今詞話》以玉晨爲邦彥從子；李遵勗爲左龍武將軍駙馬都尉，《宋史》以來均奪去將軍二字，便不可解。其闕如者，如晏幾道等人事跡，見《宋會要輯稿》；曹勛、姜特立、曾覲、汪莘等人生年，程師孟、榮諲、王益柔等人卒年，鄭域、李石等人登第年，其入本集或其他宋人載籍中著有明文，乃率以爲無考，且有見《宋史》本傳而以爲無考者，如沈邈、鄭少微、劉潛等，亦疏失之甚矣。今鈎稽叢勝，正誤補闕，撮爲小傳，著於詞人姓氏之下。是編旨在提供資料，且格於水平，故於詞人行實僅作一般介紹，至分析批判，請於他日再竭綿薄。

詞作編次，凡所據爲現存詞集，則悉仍其舊；凡蒐輯所得，以所出書成書之先後爲次，其同一書中之次序、調名、詞題亦悉準原書。所用各家輯本詞，原多據詞調編次，今概依所出原書，逕加調整。

是編採用詞集底本，以善本、足本爲主。如《宋名家詞》多用陸貽典、毛扆校本，《潛齋詞》不用四印齋本而用明刊本，盧祖皋詞不用汲古閣本《蒲江詞》而用彊村叢書本《蒲江詞稿》，李綱詞不用四印齋本《梁溪詞》而用《典雅詞》本《丞相李忠定公長短句》，以其篇什較多，或文字較勝也。刊本詞如有不足者，則統合別本以補之。如范成大《石湖詞》，《彊村叢書》用王鵬運校本而復爲補遺二十三首，趙萬里《校輯宋金元人詞》本續補四首，是編又新得六首，於是合歸一處，庶稱便焉。其有較善之刊本而未能寓目者，如《新編通用啟劄截江網》僅見元刊而未見宋刊，又《淮海居